

言之有理



叶兆言

最堪思何物

多年前吴亮兄来南京，海阔天空聊天，说起最喜欢。我说我真是很无聊，基本上废了，想来想去，竟然已无所谓“最”。人生热情早不知何

韩流来袭



韩东

因为软弱所以暴躁

暴躁具有攻击和破坏性，是一种负面的情绪、个性或状态。

它所伤害的不仅是对方，不仅伤及无辜，更重要的是伤害了自己。暴躁是对暴躁之人的惩罚。

在暴躁中没有自主，被裹挟而去，是一种丧失思考的表现。暴躁之后必后悔，清醒用于收拾残局，但多半已经来不及了。暴躁是睁眼瞎，是魔鬼附身，是梦魇，身心被愤怒全面占领的一次惨败。它是力量的滥用，是力量寻找最近的出口，是意

无薇不至



无薇

眼睛盯着面包篮的巴西女郎

出差到任何地方，从来都不会有恐惧的感觉，最主要的原因，还是人在工作状态，除了和工作有关的事情，其他的也就不太留意。但是这一次到巴西，虽然起因是参加凤凰卫视在圣保罗的落地仪式，我要担任酒会主持，但是除此之外，我就是个游客。还没有上飞机，已经有太多人提醒我，圣保罗治安很差，一定要小心。刚到酒店，遇到两个当地的华人，他们抓住我就开始讲华人在当地的各种遭遇——被抢劫，被机场海关无理截查等等。听下来，让我感觉这里就好像是南非的约翰内斯堡，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地方。

对于第一次到这里的我的同事来说，都觉得还是要小心为上，于是租用了一辆

车去，天下事都不在乎，都在可与不可之间。不由想起一个很有情调的老太太，爱憎分明风风火火，说事最喜欢用一个“最”，能一口气说出最喜欢看的电影，最喜欢吃的小吃，最心仪的男人是谁，最讨厌的女人又是谁。

很认真检讨过自己，凡事皆有原因，为什么我的人生态度会如此消极。常有人问，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，我坦白说不知道，很多书都喜欢，偏偏没有一个“最”。1980年代初，看了祖父案头的一套《管锥编》，这是钱锺书先生的扛鼎之作，因为喜欢，我便自说自话地据为己有。祖父叹气说，这书你也未必看得懂，不过既然喜欢，

志和理性的彻底瘫痪。

暴躁中无胜算，只有发泄。它从来成事不足，是破罐子破摔。暴躁是无力之表达，与之相反的是不怒自威。后者引而不发，前者倾尽所有、一览无余，贫乏乃至贫贱。暴躁使人露底、露怯以至于挂。

暴躁之人往往软弱，已无计可施。或者，暴躁是人的软弱时刻。它是下策之下策，已无策可言，还原为动物的原始状态。

暴躁离疯狂只有一步之遥。疯狂是暴躁的极端，而暴躁是正常人的疯狂、瞬间失控。

暴躁是丑陋的，以吓唬别人为己任，让人望而却步。它的力量来自言词、动作和表情，而丑陋或丑恶最具震慑力。丑陋是暴躁的面具，也是它力量的秘密，随之而来的才是真正的攻击。如果人们已屈服于这吓人的丑陋，也就没必要实施攻击。

暴躁是威胁，它既是身体性的，更是符号性的。暴躁的动静一向很大。安静的暴躁是不可能的，无声的暴躁更是词语的自相矛盾。暴躁雷声滚滚，闪电稀里哗啦，它不同凡响，先声夺人。声光色是暴躁的诡计。

防弹车接送我们的大老板，他们的理由是，连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被拦路打劫过，所以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。我倒是提醒他们，这样是不是反而目标更大？不过结果还好，人车平安。我虽然也有点紧张，但我的经验是，只要财不露眼，不要太招摇，人家才懒得理你这样的游客呢。在圣保罗机场附近乘上的出租车虽然很破旧，但是司机人很好，虽然不会英文，但是大家用身体语言，还是能够沟通。途中我们问他身上有没有打火机，他摇摇头，但是他很快把我们开到一家加油站的便利店门口。我们正在疑惑他进去干吗，一会儿，他拿着一个打火机和发票走了出来。

俗话说，坏事传千里。一两个人的遭遇，很容易就会被放大，而且距离越远，会传得越来越夸张。对于这个城市来说，当然不公平，但问题是传言的出现，不会是偶然的，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。

巴西是一个人均收入比中国高很多的国家，但是在圣保罗，在这个城市耀眼的高楼大厦的周边，满眼都是贫民窟。也许，这就是社会治安不好的原因，当穷人没有办法来谋生的时候，他们只能铤而走险。

如果说圣保罗像一个建

就拿去吧。我想起码在这一点上，自己受了老人的暗示和影响。祖父的观点向来是君子使物，不为物使，天下好东西太多，不可能归一人所有，有就是没有，没有就是有。人生无所谓得失，有些缺憾，没什么大不了。

祖父曾为我刻过一方章。有一次，他兴冲冲说给你刻个图章吧。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，我高中刚毕业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不相信他还会干这事。他倒是说干就干，从一大堆旧章中随手找了一个，将上面的字磨了，然后在纸上写了几个字，问我喜欢哪种风格。我胡乱点了一个，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会，说你还有些眼光，这个确实不错，就

摔桌子打板凳，脸红脖子粗，吼叫连连……桌子板凳既是攻击对象的替代物，更是摔打给你看的。红脸粗脖子既和肾上腺素有关，子弹上膛，同时也是警告。

暴躁于瞬间爆发，因此它是机会主义的意外，不在原计划之中，是碰上的。将暴躁纳入计划作为技术运用的人已黔驴技穷，不免穷凶极恶。非技术的暴躁虽不可取，但毕竟情有可原。

单纯的暴躁并非就事论事，往往是借题发挥。它不是处心积虑的结果，多少可算作性情中人、性情中事。即便如此也不可算暴躁正名。假扮性情则更加险恶。

暴躁的成因最重要的是无力感。软弱无能的人更易怒。其次，习惯于暴躁的人由于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，甚至还占了便宜，暴躁便作为某种生存技能沿袭下来。对方的懦弱可欺或地位低下，也纵容了暴躁。特别是以暴躁对付暴躁，又不具备抗衡能力，暴躁就有了克敌制胜的幻觉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韩东：著名作家、诗人。著有诗集《爸爸在天上看我》，长篇小说《扎根》《我和你》等。

筑工地，里约热内卢则是一个发展成熟的城市，阳光沙滩、长长的购物街、规划整齐的新旧区域，充满了拉美风情。这里似乎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城市，沙滩上充满了皮肤晒得黝黑的俊男美女，夜幕降临，夜店里面对打扮性感的年轻人忘我地跳着桑巴舞。可只要仔细看一看，你就会发现，这儿每个商场的门口，都站着穿着制服身材高大的保安，他们警惕地看着进进出出的顾客；那些海边的住宅，楼下都装着铁栅栏，铁栅栏上还装着声控保安警报系统。在街角，你会看到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乞讨的妇女。当我坐着火车登上基督山的时候，两旁掠过的是很多建在半山坡破败的民居，看上去比贫民窟好不到哪里去。

我坐在海边装饰精美的餐厅里，听着优雅的音乐，悠闲地喝着咖啡，看到窗外一男一女从沙滩上走过来。女人在一个露天茶座前停留，她没有伸手向正在用餐的客人要钱，而是站在那里，紧盯着桌上的面包篮。客人递给她两片面包，她默默地接过来，转身离开。没有人特别留意他们，似乎这一切已经是见怪不怪了。

闫丘露薇：2003年，她是首位进入巴格达的华人女记者，被誉为战地玫瑰。现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。

用它了。

我光知道祖父会写毛笔字，因此首先是觉得好玩，原来图章就是这么刻出来。我当时已经八十岁，一个劲抱怨手上力气不够，又嫌刻刀钢火不好，不顺手，索性改用案头的一小锥子帮忙。记得还返过一次工，又磨了重头开始，前后到底用了多少时间，已忘了。终于把图章刻好，问喜欢不喜欢，我怎么回答也记不清，反正觉得好玩，蘸了红红的印泥，在纸上乱盖。

多年以后，看别人的纪念文章，才知道祖父从小就玩篆刻，年轻时下过苦功夫。求教一位喜欢篆刻的朋友，他把玩了许久，说祖父的篆刻很了不起，并不比他老人

荆歌劲舞



荆歌

为陆文夫掌勺的毕师傅

陆文夫活着的时候，毕师傅是“老苏州”茶酒楼的大厨。文坛上经常到苏州来活动的主儿，大多知道这个人。我们这些当地文人，当然更是与他熟识。凡到“老苏州”吃饭，总会吩咐服务员，让毕师傅烧一碗菜泡饭来！或者说，葱烤鲫鱼一定要让毕师傅亲自烧啊！即使我们不吩咐，毕师傅自己也常常会走到我们的包厢里来，穿着有点脏的白色工作服，带着谦虚的神情，报告我们一些厨房里的消息。哪个菜做得好了，我们表扬他，他就眨眨眼睛，笑一笑，露出缺齿。当我们对某个菜提出宝贵意见的时候，他还是眨一眨眼睛，但不笑了，开始解释。客观原因很多，比如他所拿手的黄焖河鳗，做得不太到位的原因，是我们没有提前通知他。他说，这道菜，吃的就是时间，一定要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焖。“什么叫焖？”他反问我们。焖就是花时间，就是用小火，急了就不好吃了。他文化不高，却会抠字眼。所以我知道，他谦虚的外表之下，其实是有点骄傲的。或者说是充分的自信吧。

毕师傅在苏州烹饪界，好像是有一定地位的。但我见过很多厨子，还没见到过第二个像他这么瘦的。一个过于瘦削的厨师，是不是会让人怀疑他的厨艺？就像一个过于矮小的保镖，是不是一个好保镖呢？当然人不可貌相，毕师傅是一位好厨师，这一点似乎是不应该怀疑的。我会做很多好菜，比方葱烤鲫鱼，就是他教的。他的瘦，我就姑且看作是他的廉洁吧。

我说过，毕师傅表面上是很谦虚的。尤其在陆文夫面前。毕师傅文化不高，但他对文化人是喜爱并尊重的。他知道陆文夫在苏州，是文化特别高的人，识字特别多，所以对他就格外尊重。对于毕师傅的厨艺，陆文夫基本上是肯定和欣赏的。但也有对他严格要求的时候。有一次，陆文夫吃了毕师傅烧的酱方，就把他叫过来，对他说：“毕师傅，你今天烧的酱

家的书法差。这位朋友千叮万嘱，让我将印章好生保存，说以后会值大价钱。这话十二分荒唐，我再没出息再没能耐，也不可能拿出去换银子。

一转眼，祖父过世快二十年。这印章一直伴随那段记忆，也许因为亲身经历，差不多就是最堪思之物。忽然间有些担心，自己喜欢，偷着乐就行，何苦要将它公诸于世。这些年数次搬家，担心乱中遗失，格外小心珍重。我知道，自己喜欢的东西最容易损失，书借走不还，影碟借走没踪影，都是吹嘘卖弄的后果。

叶兆言：著名作家。代表作有《花煞》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《我们的心如此顽固》等。

方，扔在额骨头上，额骨头都要扔破的！”陆文夫怪他没有把酱方烧烂，不酥烂的酱方，当然是不好吃的，是不合格的。陆文夫这样说，显然是夸张了，再硬的酱方，也不可能敲开额骨头。毕师傅按理说是可以争辩几句的。但他在陆文夫面前，还是比较谦虚，站在一边不说话，没有强调任何客观原因。

陆文夫过世之后，“老苏州”饭店易主，毕师傅就托着他的鸟凳，到木渎石家饭店去当大厨了。我们还是经常跟他见面。好像以前我们常去“老苏州”，就是为了见毕师傅似的。毕师傅不在“老苏州”了，我们也就去得少了，去石家饭店反而比较多了。还是这样，我们一到，就要吩咐服务员：你去对毕师傅说，要做一道什么什么菜，这菜还必须让毕师傅亲自做。毕师傅呢，也还是像从前一样，在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就来了。依然是那么瘦，依然那么表面上很谦虚。而且，他还是穿着有点脏的白色工作服，并且，这工作服上，还印着“老苏州”三个字。我不禁唏嘘，从这一件衣裳上，看出了一点毕师傅的内心。他虽然离开了“老苏州”，但他心里惦记着“老苏州”，他以自己曾经是“老苏州”的人为荣。从这一件衣裳，可以看出毕师傅对“老苏州”的感情，对陆文夫的感情，对文化人的感情。

毕师傅这个人的来历，对我来说，有点神秘。最早，朋友介绍我认识他，说他是给林彪做过菜的。我们掐指算了一下，年龄上不对，林彪那时候，毕师傅才多大呀？朋友后来说，是毕师傅的师傅给林彪做过菜。年龄上的疑问是没有了，但这跟毕师傅也没多大关系。我经常听到朋友问毕师傅，个人问题怎样了？毕师傅五十多了，个人问题应该不是个问题吧。但确实是个问题。十多年前，他爱人患病去世了，毕师傅便一直没有再娶。我们见了毕师傅，因此常常谈谈话越出烹饪的边界，说到他的个人问题上。大家都劝他要擦亮眼睛，再找一个好媳妇，少年夫妻老来伴，你这么瘦，没有一个老伴，会越来越瘦的。但他总是眨眨眼，摇摇头。男人总是需要女人的，但毕师傅不想再讨老婆。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我想，多半是他的心里，还惦记着他以前的妻子。他有点死心眼，但也很感人。一个死心眼的人做厨师，应该是一个好厨师吧。

荆歌：著名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鸟巢》《十夜谈》等。

初露端倪



王端端

生活中不能承受“粉丝之轻”

这几天各电视台纷纷报道“杨丽娟追星事件”，我的同事们看了后向我打趣：“嘿！小心点，哪天那位天天往我们办公室打电话的哥们现身了，看你怎么办？”他们说的那位“观众”是一位男士，每天中午我一直播间就会往各个办公室打电话找我（难为他知道这么多号码）。如果是真正的观众，我一定会接。但他每次都自报家门说是我的“男朋友”，现在，编辑们只要一听到他，马上冲我摆摆手，叫我别出声，然后告诉他别再打了。但他仍是“风雨无阻”！

我其实非常希望能接到观众的来信——不是因为虚荣啊！因为这样我能直接了解到大家的喜好，以此调整自己的状态。很多来信和E-mail我都会回复。但有一些信我实在无法回复，就是“非正常人士”写的“非正常信件”，它们居然占了所有来信的一半以上！有的是写莫名其妙的诗，读完背后直冒冷气；有的是得了“幻想症”，来信说我在节目中批评他的穿着了，一定要向我解释一下；还有一些可以称得上是“非正常人士”写的“绝对不正常”的信了——全都自称我的“男朋友”。不过，这些信并未给我的生活带来困扰，我知道这是主持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不去理会就好了。而且，我们新闻主持人这方面的困扰并不多（名气不够大么）。我若是刘德华，遇到杨丽娟这样的“粉丝”，可能我都没有勇气见她。还是别那么有名，原来“人见人爱”也是一种苦恼啊！

生活中，我谨慎地选择朋友，就像挑选书籍一样。因为好奇是引得起反阅读和咀嚼的，朋友也是如此。我尽量避开一切使我感到不安、不知该如何对待的境况。我与一些小“粉丝”们成为了好朋友，他们率真、质朴的意见对我帮助很大。但如果有过于狂热的“粉丝”出现，我的选择永远都是退避三舍。

上个月的一天下午，我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地收拾衣箱。好多位同事经过门口时都神秘地冲我一笑：“你的粉丝在东门口大喊大叫要见你，还不不停地唱革命歌曲！特别壮观！”那位观众在门口站了足有四五个小时。我心中很不安，怕他在门口冲撞了哨兵，那样保卫处就找他了。但如果出去见他又实在不知该说什么。想来想去，我满心歉疚地回家了。回家后再想想，我的性格一直是这样，做自己不愿意的事实是在为难自己，只好对那位观众说对不起了。

写到这里，我心里又有些忐忑不安，怕伤了一直关心我的观众的心。不过，我相信他们会理解我的意思。我仍是以最真诚的心欢迎大家与我交流，平等地对待我，过于“狂热”的话，就会成为我“生活中不能承受之轻”了！

王端端：获央视“荣事达”杯主持人大赛优胜奖。2003年至今，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主播《中国新闻》。

《睿思》名家荟萃，妙文迭出。周一到周五，让您每天都能在第一时间，读到那些作家、思想者、社会名人为本报而写的原创精彩文字。不一样的经历和见地，或睿智，或锋利，或感性，或妙语连珠，相信您总有斩获。《睿思》的见报文字将陆续刊发在快报 www.lifenanjing.com.cn 的读书论坛，欢迎读者去论坛做客，跟贴评说。